

焚香設茗—談古今茶事中的焚香

Tea Time Incense Burning : On Past to Present Incense Burning During Teatime

劉靜敏

Liou Jing- Min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

摘要

數千年來，散發芬芳氣味的香木、香草、樹脂等物，一直是深受人們喜愛。香除作為供奉社稷神祇，祭祀祖先、宗教信仰等不可或缺的祭品，同時也是愉悅身心的不可或缺之物。直至今天，當敬神、祭祖時，仍不忘燃上一炷清香。

茶，自陸羽《茶經》著書，茶事天下遍知。禪宗以茶為禪定、悟道，文人雅士以茶會友，風雅相交，藉由茗飲，如明代文徵明云：「讌談之餘，焚香設茗，手發所藏，玉軸錦幪，爛然溢目」。

隨著佛教的傳入，通過感官的鼻、香與眼、色，耳、聲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，都是修道成佛的各種法門。香，有香嚴童子因聞香而證道，茶則有集眾飲茶擊茶鼓，香事與茶事的交會，從《百丈清規》中燒香行茶規儀可為明證。

燒香行茶，不僅存於禪門，唐宋普及的茶香文化，同時更著意環境與時序的關係，反映在燒香、點茶，掛畫、插花的四般閒事上，雖說是閒事，卻是從帝王到民間普世生活的精緻化。

茶與香的關係，若更親密一些，便是茶中入香了，這是北宋貢茶的特點，加入龍腦香、或是麝香、沉香之類，讓茶氣味更加特殊豐富，這也是茶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，求新求變的方法，卻在無意中，引起文人「茶中真味？」的爭辯。

而今，若獨自一人，緩緩喝著茗茶，燒篆煙，看著《茶經》、《香譜》感受古人議論；若能邀集好友數人，山林水邊之間、擇一風景佳處，設茶席，品香，清談、觀雲水變化，所謂「茗碗薰爐，清談竟日，頗以為樂」，實在是人生快意之事。

【關鍵詞】 茶事、香事、百丈清規、四般閒事

一、前言—香事與茶事

葉庭珪《南蕃香錄》云：「古者無香，燔柴炳蕭尚氣臭而已。」《陳氏香譜》之香品舉要謂：「秦漢以前，惟稱蘭、蕙、椒、桂。」對於宋人而言，出自經典所載「黍稷馨香」或是「蘭有國香」，與經由人力煎和而成，可焚、可佩，可入藥的香，實在相去甚遠，所以葉氏又云：「故香之字雖載於經，而非今之所謂香也。」

傳統焚香之品類的擴大與種類增多，漢代重要關鍵點，隨著中西交通的開展與文化交流，異香大量湧入中土。因此胡商帶來迷迭、艾蒿及都梁等香，尚書郎奏事始含雞舌香。梁元帝有「蘇合氤氳、非煙若雲」之香爐銘。五代時期通過朝貢或船舶貿易，以薔薇花蒸氣而成的薔薇水，都是中土所未見，異香成為新寵。

隨著佛教傳入，香又具備潔淨、供養、清修的功能。宗教之香在唐代發展成熟，僅從唐代法門寺地宮的各式熏香香爐，有熏爐、長柄香爐、香囊、香匙等物莫不具備。

葛洪言：「人鼻無不樂香」，熊朋來云：「香者五臭之一，而人服媚之。」香從早期的除臭、沐浴、熏衣、祭祀、辟邪、醫療、飲食等用途，香之氣味最初滿足感官所需，而後發展到氣味評定，分清俗之別，更進而延伸淨心澄道、鼻觀持德的精神境界，有如江河百川終匯於海，宋代正位居於此。

茶事的發展，漢魏六朝時，已有飲茶的風俗，但多偏向區域性的飲料，茶仍保留地方風俗，從晉代杜育〈荈賦〉到陸羽《茶經》，不僅紀錄茶史、區分茶區、建立茶器具使用，所謂「陸氏茶」儼然成風。從元趙原〈陸羽烹茶圖〉：山中茅屋是誰家？兀坐閑吟到日斜。俗客不來山鳥散，呼童汲水煮新茶。可以想見陸氏茶與道家隱士影響，開創自然與文士心境融合的山水之趣。

或如顧況〈茶賦〉，分別就茶與筵席，云：「羅玳筵，展瑤席，凝藻思，間靈液，賜名臣，留上客，穀鶯囀，宮女瀨，泛濃華，漱芳津，出恒品，先眾珍，君門九重，聖壽萬春。此茶上達於天子也。」而茶對於文士幽人，則有：「滋飯蔬之精素，攻肉食之膾膩。發當暑之清吟，滌通宵之昏寐。杏樹桃花之深洞，竹林草堂之古寺。乘槎海上來，飛賜雲中至。此茶下被於幽人也。」

宋代茶書紛起，天下已無不知茗飲之事。唐代茶事，融入花賞、香賞進而發展到宋代的焚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四般閒事，成為身心的必備修養。

明清之茶事與香事，則以閑賞安樂為主，悅心養性、好古敏求、順時安處的生活，期間更是無處不見茶與香，在高濂《遵生八箋》中：談及幽人首務，將茶寮設於書齋旁，皆是四時插花、焚香、賞畫、供佛、讀書等，呈現傳統文人之幽雅，如書齋是：

床頭小几一，上置古銅花尊，或哥窑定瓶一。花時則插花盈瓶，以集香氣；閑時置蒲石於上，收朝露以清目。或置鼎爐一，用燒印篆清香。冬置暖硯爐一，壁間掛古琴一，中置几一，如吳中雲林几式佳。壁間懸畫一。……。几外爐一，花瓶一，匙筯瓶一，香盒一，四者等差遠甚，惟博雅者擇之。然而爐製惟汝爐、鼎爐、戟耳彝爐三者為佳。大以腹橫三寸極矣。瓶用膽瓶、花瓶為最，次用宋磁鵝頸瓶，餘不堪供。……

茶寮則：「側室一斗室，相傍書齋，內設茶竈，一茶盞、六茶注，…以供長日清談，寒宵兀坐。」¹

觀之，香事與茶事為中國文化中兩條主軸，時而交錯，又各自綻放光芒。

二、禪門中的茶事與香事

香事與茶事的聯接，佛門為關鍵點。茶的使用，自漢魏六朝已普及民間，隨著佛教普及，以茶破睡、提神，有助修行，成為佛門必備。

傳統用香，從早期的除臭、沐浴、熏衣、祭祀、辟邪、醫療、飲食等用途開始，《楚辭》云：「扈江離與辟芷，紉秋蘭以為佩。」又有〈九歌·雲中君〉：「浴蘭湯兮沐芳」，以芳草沐浴，都是求其潔淨、除穢避惡。佛教供香，香又具備潔淨、供養、清修的功能。

因此，茶事與香事的交會，通過佛教規儀，無處不見於懷海(749~814)《百丈清規》中，諸如：「燒香點湯」、「插香行茶」、「炷香行茶」、「燒香喫茶罷」、「燒香揖香歸位坐行湯畢」、「燒香獻茶」、「為茶拈香」等等。

懷海(720~814)，俗姓王，福州長樂(今福建長樂)人，原籍山西太原。童年出家，勤讀佛經，遊歷各地。後住持百丈山(今屬江西)，世稱「百丈懷海」。禪宗初期，禪林本無制度、規儀，懷海制定法堂、方丈制度，又規範眾僧擔任各式

¹明·高濂，《遵生八箋》(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)，卷7「高子書齋說」，頁201、203。

職務，將僧人行止坐臥、日常起居、飲食坐禪和行事等等明確的規範，稱為《百丈清規》。²

從《百丈清規》記載來看，僧人一日生活，都離不開燒香飲茶，從一早開始的佛前供茶、供香，或者每逢聖節、國忌、佛誕降、佛成道涅槃、帝師涅槃、達摩忌、百丈忌等日。以及僧眾往來、迎送，請益等，即便日常起居、坐禪、交談，藉由香與茶的傳遞，交織成細節明確、規矩嚴謹的禪門清規生活。

例如，從每月初一、十五日，由住持親自主持的巡堂茶(在僧堂內依據特定線路來回巡走)，見《百丈清規》「旦望巡堂茶」記載：

住持上堂說法竟。白云：下座巡堂喫茶。大眾至僧堂前，依念誦圖立。次第巡入堂內。暫到與侍者隨眾巡。至聖僧龕後。暫到向龕與侍者對面而立。大眾巡遍立定鳴堂前鍾七下。住持入堂燒香，巡堂一匝歸位。知事入堂，排列聖僧前問訊。轉身住持前問訊。從首座板起巡堂一匝。暫到及侍者隨知事後出。燒香侍者就居中問訊揖坐。俟眾坐定。進前燒香及上下堂外堂。先下間。次上間，香合安元處。爐前逐一問訊，揖香畢，歸元位。鳴鐘二下。行茶瓶出，復如前問訊，揖茶而退。鳴鐘一下收盞。鳴鐘三下。住持出堂。首座大眾次第而出。或迫他緣。或住持暫不赴眾則粥罷。就座喫茶。侍者行禮同前。

3

從這裡可以看出，善男信女在初一、十五日禮佛，藉由燒香營造的氛圍與行茶款待禮儀，僧侶與信眾而言，進行一場信仰的交流。

面對寺院繁雜的香事與茶事，在《百丈清規》中，都有專人職司。如專事燒水煮茶、獻茶款客的茶頭、負責掃地裝香、燒湯添水的淨頭。地位較高的侍者則為燒香、書狀、請客三侍者。專司燒香事項的燒香侍者，在住持的上堂、小參、普說、開室、念誦等場合，執行燒香行禮儀式，同時也隨侍記錄法語。⁴

《百丈清規》中，無論是僧眾坐禪，通過燒香巡堂的儀式，以氣味來提點；

² 《百丈清規》原書已散佚，元代元通三年，元順宗命懷海第十八代法孫東陽德輝重修清規，歷時近三年，編寫出流傳至今的《敕修百丈清規》。見唐·百丈懷海，《百丈清規》(中華電子佛典協會資料庫，《大正藏新脩大藏經》，第48冊 NO.2025)

³ 《百丈清規》(《大正藏新脩大藏經》，第48冊 NO.2025)，卷7，頁1154b23-c07。

⁴ 「凡住持上堂小參。普說開室。念誦放參。節臘特為。通覆相看。掛塔燒香行禮記錄法語。燒香侍者職之。」《百丈清規》(《大正藏新脩大藏經》，第48冊 NO.2025)，卷4，1131c09-c14。

或是住持巡察，備香茶湯；或是迎侍尊宿也燒香喫茶。茶事與香事，禪門規儀中兩件大事。

三、燒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四般閒事

香與茶對於釋家而言，舉進恭退之間是規範，同時也是修行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。佛門認為茶有破睡提神、消食、不思淫慾三德。而燒香可以去除不潔，是諸佛、菩薩的供養聖品，如：「佛神清潔不進酒肉，愛重物命如護一子。所有供養燒香而已，所可祭祀餅果之屬。」⁵、又有香嚴童子因聞香而悟道證得羅漢果位，⁶所謂：「香者五塵之一數，三姓之中唯無記性，不通善惡，又無詮表，六根之中鼻根取也。香積世界種生利根不假文字、聲音、語言詮表善惡，但聞香氣便能入證，即皆獲德藏三昧。」⁷

這是宗教對於茶、香轉化為修行之法，而大眾普世對於香、茶卻另有妙用。

先秦用香以蕙草秋蘭為始，漢代開拓香的種類，加入異域奇香；魏晉南北朝佛教的融入，深化香的內涵。唐代貴胄以香木建造宮苑居室，奢華為尚；又將各式香藥應用於生活中，並與賞花結合有「香賞」，使得焚香之風漸普及於民。至宋代，香、茶已經是生活中無所不在之物，也形成一種優雅的生活模式，如南宋《夢梁錄》記載一則俗諺云：燒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四般閒事，不宜累家，若有失節者，是祇役人不精故耳。⁸

這裡提到的四般閒事，本屬鋪陳擺設、置辦酒席宴請賓客等諸事。換言之，宋代已經發展專門的人員來處理宴客必備的諸事，即是四司六局，四司是指：帳設司、賓客司、茶酒司、臺盤司，六局為：果子局、蜜煎局、菜蔬局、油燭局、香藥局、排辦局。顧名思義，從安排筵席的場地佈置，掛畫、插花、茶水、座席、屏風到餐點食物、果子點心、餐盤，甚至照明、服務人員都包含在內。舉香藥局工作內容來看，主要是掌管各式香藥，龍涎、沉腦、清和、清福異香，以及香具的香疊、香爐、香毬等的裝香簇燼細灰工作，聽候換香等等。⁹

因此，宋代的宴飲場合，與今日並無二異，店內裝潢爭奇鬥勝，不惜以名家

⁵ 道宣，《律相感通傳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45冊，頁876a。

⁶ 釋子璿，《首楞嚴義疏注經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39冊，頁896a-b。

⁷ 釋延壽，《宗鏡錄》，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48冊，頁670c。

⁸ 宋·吳自牧，《夢梁錄》（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，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卷19，頁534。

⁹ 《夢梁錄》，卷19，頁531-534。

書畫真跡相示，營造風雅，所謂「插四時花、掛名人畫，裝點店面，四時賣奇茶異湯...」，同時又有換湯、斟酒、歌唱、獻果、燒香藥之廝波(即僕役)隨侍服務。不難想像，這樣通俗的宴飲文化流行的背後，想必另有更深的文化蘊含支撐著。

或許從傳宋徽宗文會圖中，樹後石桌有鼎式爐與一床琴，圖左下角有四位僕役分茶酒，左茶右酒，左邊僕役用茶瓶煮水，居中的侍者正從茶罐中取出茶末。圖中筵席有六瓶插花，而美景如畫，充分反應宋人香、茶、花、畫、琴、筵席的精緻生活。又如河北宣化遼墓中的墓室壁畫，不僅繪有茶圖，還有茶、香、花共置地場景。

宋人燒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，雖是四般閒事，卻也反映日常生活中對於氣味、視覺、環境的著意重視，燒香不僅是皇家富貴象徵，更被視為士大夫清致的舉止，而呼童汲水煮新茶，更是雅興。

四、茶有真味與茶中入香

唐代茶業之地區、採製、飲茶方式十分多樣，對於茶味的品鑑仍以文人為尚，如陸羽撰寫《茶經》，寫茶之源、茶之法、茶之器兼備，天下益知飲茶矣，而裴汶對茶有：「其性精清、其味浩潔，其用滌煩，其功致和」的讚譽。¹⁰直至北宋貢茶的興起，朝向皇室奢華與精緻發展，源自於南唐北苑茶的宋貢茶，自宋太宗太平興國初，頒置龍鳳模，派特使到北苑造團茶，至道初年又發明石乳、的乳、白乳茶。

事實上，貢茶並不僅僅是單純的皇室享用，也是宋代國家財務大事，可以充做皇室收入，據《宋史·食貨志》云：「以歲貢及充邦國之用」。因此，宋真宗咸平年間，丁謂任福建轉運使，監造貢茶，打響北苑貢茶的名聲。

丁謂出身蘇州吳縣「丁陳范謝」四大家族之一，宋太宗淳化三年（992），丁謂年二十七登進士第，受大理評事、通判饒州。於太宗淳化五年（994）以太子中允為福建路採訪，上茶鹽利害。隔年，至道元年（995）任福建轉運使。此一職至真宗咸平二年（999）八月至峽路體量公事為止，約有五年時間。¹¹

¹⁰ 唐·裴汶《茶述》（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，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6。

¹¹ 《宋史·丁謂傳》：「淳化三年…踰年直史館，以太子中允為福建路採訪。還，上茶鹽利害，遂為轉運使，除三司戶部判官」，頁9566。另見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卷45，八月戊寅「戶部判官、太常博士丁謂…分至西川及峽路體量公事。」，頁594上。

丁謂任福建轉運使期間，專研茶事，在任內上茶鹽利害，監造貢茶，作《茶錄》三卷¹²，設置官營茶園，深入了解茶的製作並改良精心焙茶。《郡齋讀書志》卷十二說：「監督州吏，創造規模，精緻嚴謹。錄其園焙之數，圖繪器具及敘採製入貢法式」¹³。蔡襄《茶錄》則說：「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」¹⁴。

然而負評亦有，有視作爭寵為君，不顧生民之辛勞，如蘇東坡〈荔支嘆〉中譏諷：「君不見武夷山邊粟粒芽，前丁後蔡相籠加。爭新買寵各出意，今年鬥品充官茶。」並於「前丁後蔡相籠加」句之下自注「大小龍茶，始於丁晉公，而成於蔡君謨，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，驚嘆曰：君謨，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？」¹⁵。

福建北苑貢茶的最大特色，為茶中入香，《北苑別錄》紀錄貢茶入腦子，如粗色第一綱：「正貢：不入腦子上品揀芽小龍，一千兩百片、六水，十六宿火；入腦子小龍，七百片，四水，十五宿火。……」。¹⁶

這裡所說的腦子，就是龍腦，也是現今俗稱的冰片，見洪芻《香譜》龍腦香云：

《酉陽雜俎》云：出波律國，樹高八九丈，可六七尺圍，葉圓而背白，其樹有肥瘦，形似松脂，作杉木氣，乾脂謂之龍腦香，清脂謂之波律膏。子似豆蔻，皮有甲錯。《海藥本草》云：味苦辛微溫無毒，主內外障眼三蟲，療五痔，明目鎮心祕精。又有蒼龍腦，主風疹，黯入膏煎良，不可點眼。明淨如雪花者善。久經風日，或如麥麩者不佳。云：合黑豆糯米相思子貯之不耗。今復有生熟之異，稱生龍腦，即上之所載是也。其絕妙者，目曰梅花龍腦，有經火飛結成塊者，謂之熟龍腦，謂之熟龍，氣味差薄焉，蓋易入他物故也。¹⁷

茶中加入龍腦的目的是什麼？主要是增添芳香之氣，如蔡襄所云：「茶有真

¹² 丁謂所作茶書今佚，諸書所引有不同的記載，其書名稱有：《建陽茶錄》、《茶圖》或《北苑茶錄》等，今據宋·熊蕃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引文作《茶錄》（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子部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），頁 637。

¹³ 宋·晁公武，《郡齋讀書志》（台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 56 年 12 月），卷十二云：「謂，咸平中為閩漕，監督州吏，創造規模，精緻嚴謹，錄其園焙之數，圖繪器具及敘採製入貢法式」，頁 751。

¹⁴ 宋·蔡襄《茶錄·前序》云：「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，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」（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子部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），頁 627。

¹⁵ 清·王文誥等輯注，《蘇軾詩集》（台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2 年），卷 39〈荔支嘆〉，頁 2127。

¹⁶ 趙汝礪，《北苑別錄》，（《中國茶葉全書》），綱次條，頁 120-122。

¹⁷ 洪芻《香譜》（王雲五主編，《叢書集成簡編》，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6 年），卷上，頁 1。

香，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合膏，欲助其香。」¹⁸

此外，也有加入麝香，如丁謂茶詩中，也透露對於茶中添加香藥的著墨與認知，例如〈煎茶詩〉云：

開緘試兩前，須汲遠山泉。自繞風爐立，誰聽石碾眠。
輕微緣入麝，猛沸卻如蟬。羅細烹還好，鐺新味更全。
花隨僧箸破，雲逐客甌圓。痛惜藏書篋，堅留待雪天。
睡醒思滿啜，吟困憶重煎。祇此消塵慮，何須作酒仙。¹⁹

又如〈北苑焙新茶〉詩有：「細香勝卻麝，淺色過於筠」句。²⁰

至於加入香的份量，過多，奪茶真味，恰如其分，如丁謂所云：「輕微緣入麝」，貢茶中入香的份量不能過多。據《雞肋編》卷下「入香龍茶，每斤不過用腦子一錢，而香氣久不歇，以二物相宜，故能停蓄也。」²¹《華遺草木考》有：「龍腦其清香為百藥之先，於茶亦相宜，多則掩茶氣味，萬物中香無出其右者」。²²

從《事林廣記》中所紀錄宋代民間所用香茶方「龍麝香茶」、「小煎香茶」等²³，都以龍腦入茶的配方。此外，《陳氏香譜》卷四「香茶」條²⁴，其中臚列四項香茶配方，「經進龍麝香茶」、「香茶」則加入沉香。

宋代日常飲食中加入香藥，不論在貴族或平民的生活之中，都很常見。如周密《武林舊事》卷六「市食」條便紀錄涼水中有「沉香水」、「香薷飲」、「紫蘇飲」²⁵等香藥糖水，這些都是宋人日常消暑的飲品。又沉香酒則是妊娠、誕育需要準備之物；²⁶如端午節必備的「香糖果子」便是以香藥相合。²⁷

茶中入香是宋代飲茶的特色之一，雖然蔡襄以「建安民間試茶，皆不入香，

¹⁸ 蔡襄，《茶錄·上篇論茶·香》，頁 627。

¹⁹ 丁謂〈煎茶〉詩見於《宋詩紀事》（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集部），卷 6，頁 169-170。

²⁰ 丁謂〈北苑焙新茶〉詩收入《古今事文類聚》（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子部，續集），卷 12，頁 249。

²¹ 宋·莊綽，《雞肋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100。

²² 《華夷草木考》轉引自周嘉胄《香乘》，卷 3 龍腦香與茶宜條，頁 376。

²³ 宋·陳元靚《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 年 2 月），癸集卷之 3，頁 528。

²⁴ 《陳氏香譜》，頁 321、323。

²⁵ 周密，《武林舊事》（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卷 6，頁 10、11。

²⁶ 《武林舊事》卷 8「宮中誕育儀例略」條，頁 5

²⁷ 宋·孟元老，《東京夢華錄》卷之 8 端午條，頁 308。

恐奪其真。」反對茶中入香而奪去茶的真味，不過茶中加入香已經廣泛流行於民間。至於可以加入茶裏的香藥有哪些？從宋元民間盛行的香茶配方中，可知：龍腦、麝香、檀香、沉香、龍涎等都可入茶。

事實上，從宋人筆記小說等紀錄來看，茶中入香是具有藥效之功能，是當時流行的飲品，具有理氣功效，是很實際的保健方法。宋仁宗便認為「熟水以紫蘇為上，沉香次之，麥門冬又次之。」²⁸

茶中加香的風潮，雖屢有文人反對，但從未停歇，反對者以香藏味中，在有無之外，方得其餘韻，明許次紓：「先以水浸，以失真味，又和名香，亦奪其氣，不知何以能佳」。然而，朱權《茶譜》記：熏香茶法，使用花香入茶，所謂：「百花有香者皆可，當花盛開時，以紙糊竹籠兩隔，上層置茶、下層置花。宜密封固，經宿開換舊花。如此數日，其茶自有香味可愛，有不用花，用龍腦熏者亦可。」²⁹

因之，無論是以茶之真味來品鑑，或有花香、龍麝、沉香等微入茶中，都讓茶飲文化中增添更多的特殊氣味。

五、焚香與試茗—現代茶席焚香的運用

品味香與茶的樂趣，若單一人品評，雖孤卻不獨；若邀約眾多好友聚室品評，能有共同的興趣與涵養，共賞茶飲與香氣之曼妙更是佳話。清納蘭性德〈某上人書〉：「茗碗薰爐，清談竟日，頗以為樂。」要得幽趣，一人獨品、兩人對品為上，其境界為淡薄而有味，非茶非香，而在朋友之間的意合。

如何將香用於茶席之中，簡單提出可以自行製作的三種方式，來作為茶席用香的參考。

依據中國傳統熏香方式，從用火的方式來看，主要為直接熏燒，或隔灰熏燒兩種。直接熏燒者，從漢代馬王堆一號墓軼侯夫人墓葬中出土的兩件熏爐，都有使用過的痕跡，一件出土時「爐盤內盛滿燃燒後殘存的茅香炭狀根莖」，另一件則「爐盤內盛有茅香、高良薑、辛夷、藁本等香草」。³⁰熏爐中植物炭化，證明

²⁸ 《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癸集卷之3，御宣熟水條，頁528。

²⁹ 明·朱權《茶譜》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，頁141。

³⁰ 湖南省博物館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3年），頁125。

為直接燃燒。

隔灰熏燒則流行於唐宋及其後，以銀葉、雲母為隔，例如李商隱〈燒香曲〉有「獸焰微紅隔雲母」句，就是指隔著雲母片之下獸形香餅發出微紅火焰，另外以銀製成葉形薄片「銀葉」，也是非常美麗的隔火材料，金代楊庭秀〈焚香詩〉云：「琢瓷作鼎碧於水，削銀為葉輕似紙。不文不武火力均，閉閣下簾風不起。」

若從香氣味的選擇，以香方的概念來看，主要有單香與合香兩大系統，單香為直接使用原材，製為片塊狀，最常使用如沉香、檀香一類；另一種為合香系統，將各種香藥研成細末，依據香方的比例混合後，以粉熏燒或製成丸、餅狀等。單香氣味純一，變化不若合香氣味多樣且有趣，卻自有一批擁護者。

因此，茶席用香，以茶為主，香為輔。印篆香、香丸與線香是不錯的選擇。

(一)印篆香

印篆香，也稱印香、香印、篆香、香篆等，是將各種香藥研細成散末，依據香方的比例混合，用香範為模，壓印出各種圖案文字後熏燒，這種方式，古稱為「印」，印出的圖案如篆文曲折狀為「篆」，又稱曲水香。宋代劉子翬〈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〉中有：「午夢不知緣底破，篆煙燒遍一盤花」句，即是描述這類香篆燒完之後的灰燼痕跡。

其次，印篆香也可以協助計時，利用印模，將香粉壓出一盤圖案，藉由香粉燃燒便可計算時間。宋代還因為大旱而採用香印以準昏曉，³¹也有「百刻香印」是將十二時辰分成一百刻度，一盤可燃燒一天一夜等等。

(二)丸香

同樣的散末香粉，若不以印篆方式出香，可以調合香粉後入蜜、加棗膏、梨汁等，入臼槌搗方式捻成香丸子或餅狀，再加以熏燒，稱為丸香。

做法來自古代醫藥，以蜜為丸的歷史很早，漢代醫家張仲景（142-219）編著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中便藥方提出以蜜和丸的丸劑作法。《雷公炮炙論》序也說明：「凡修合丸藥用蜜，祇用蜜……勿交雜用，雜用必宣瀉人也。」³²

31 根據沈立熙寧七年（1074）知宣城郡時題宣州石刻記載「五香夜刻」，說明印篆香製造係因神宗熙寧癸丑年（1073）年大旱，原以水計時的水秤，因井泉水枯竭，民用艱險，時待次梅谿始作百刻香印，以準昏曉。見陳敬，《陳氏香譜》，卷2，「五香夜刻」條，頁267。

32 唐慎微、艾晟，《經史證類大觀本草》引《雷公炮炙論》序，頁37

在香方製劑中，丸劑製成的工序有四：入蜜、製丸、掛衣、窖藏。

首先從入蜜開始，將諸香粉末入蜜調勻，蜜的作用使諸香藥軟化且勻便於形塑成丸餅狀，故蜜是丸劑重要的賦形劑之一。尤其蜜本身香氣會影響合香的氣味，故合香用以老蜜為佳。

工序二，搗香製丸。

於瓷盆內，混合香藥粉末，攪拌使其均勻後，至乾溼合宜，再舂搗，次數宜多。以《陳氏香譜》所載諸香方為例，有杵百餘下、三五百下，或千餘下者亦有之。俟香藥與蜜完全結合成膠狀，捻成丸狀，至皮有光澤為止，並陰乾。

除入蜜調勻、香藥研磨至粗細恰好，加上與搗香時燥濕合度，方能使熏香達到美好的氣味。宋人對於搗香的工序更加講究，如顏博文《香史》專論「搗香」謂：「香不用羅量，其精粗搗之，使勻。太細則煙不永，太粗則氣不和，若水麝婆律須別器研之。」³³

工序三，掛衣，在丸面上蓋上細粉，稱為掛衣。此工序並非必要。採取掛衣者，或改變顏色，或另外旋入龍麝以助其香。

工序四，窖藏。香製成需要窖藏，窖藏時間從兩三日、七日、半個月，一月餘或更久端視香方所需。合香透過窖藏，經過陳化期的熟成，便能改善初合成時粗糙未定的香調，使氣味更加均勻；此外，為避免新合香之香氣走洩，故藏放在不見光的地方，以密閉性良好的瓷器儲放。

這類蜜丸的優點是溼潤、易於塑形，方便自行合香製作，隨做隨用，很能突顯個人對香氣品味的取向。熏燒時，以炭為底火，略為隔灰熏燒即可。

(三)線香

線香可能是大眾最常見的一種燒香的形式，尤其在香火鼎盛的寺廟中，煙霧迷濛襯托出信仰的堅貞。臺灣民間傳統文化中，用來祭祀祖先、宗教儀典焚燒的線香，常見由細長的竹籤（香枝）沾水，再由香藥配方中所含黏粉（也稱楠仔粉）沾黏而成，加以晾乾，俗稱「枝香」。

³³ 陳敬，《陳氏香譜》，卷1，引顏博文《香史》，頁265-266。

線香的形式很多，在元代已經出現以紙包裹香藥做成線狀的焚燒方式，明代則常見以細線埋入於香藥內做成絕細線香，若用銀絲懸掛者焚燒便稱為「卦香」等等。

不過茶席使用的線香，若能自製更佳，合香如印篆香法，製法將丸香之蜜或棗汁，改為黏粉或白笈，如香丸法揉製成條索狀，粗細由人，蔭乾之後即可直接燒之。

六、結語

香事與茶事，分屬中國文化中最為精粹兩項，不僅是傳統上位者所喜、文人雅士所好，也廣及平民百姓，可以是宗教修行，也是日常用物，既是精緻文化的代表，同時也是通俗庶民之物。

隨著現今茶席與香席的盛行，現代人對於飲茶與焚香，早已不僅是感官的享樂，而是希望通過飲茶、焚香儀式的進行，除了與好友知交之外，更能和緩心情，達到身心平衡美妙，借用劉良佑教授提出的品香四德：「品評審美、勵志翰文、靜心契道、調和身心」為結。